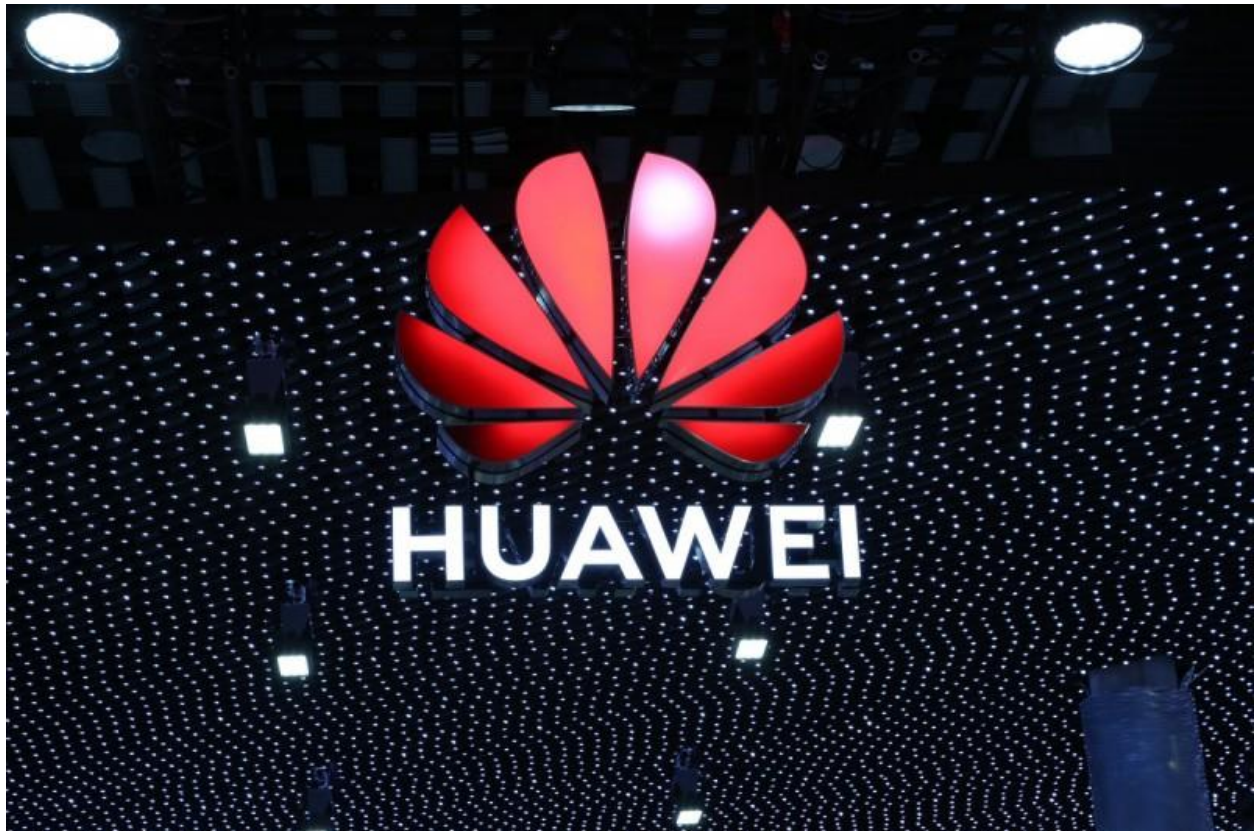


华为与美国“重返亚洲”

加中关系危机调查系列文章之二

[John Price](#) /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在是否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问题上，加拿大即将做出的决定将再次使加中关系炸锅。照片由华为提供。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一片废墟中，美国及其盟国将目光投向了美国。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约翰·普莱斯 (John Price) 对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定居者殖民国家联盟的崛起，以及它们今天如何煽动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整个系列。

在是否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问题上，加拿大即将做出的决定将再次使加中关系炸锅。Postmedia 专栏作家利西亚·考贝拉 (Licia Corbella) 最近的一篇评论反映出加拿大仍

在使用的夸张手法：“如果允许华为成为加拿大的 5G 网络供应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盟友将面临风险。这就好比中国扣押了我们 3800 万人以索要赎金。”

这种煽动性的流行观点得到了学者的强化，例如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 (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查尔斯·伯顿 (Charles Burton)。“允许华为进入我们的 5G，即使在网络的边缘，也无异于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的绥靖政策，”他在 2021 年 10 月的《环球邮报》评论中表示。

另一方面，总部位于汉密尔顿的释放孟晚舟联盟则呼吁特鲁多政府“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抵制美国政府的压力，最终允许华为在加拿大的公司全面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的部署。此举涉及 1300 个加拿大高薪职位的存亡。”这事已经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加拿大和全球北方的大多少国家和地区的公众舆论已经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今天，许多人将华为的麻烦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反华政策联系起来，但这家电信巨头的麻烦早在前总统上台前就发生了。如果说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那么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则标志着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和技术强国的崛起，在华盛顿敲响了警钟。一年后，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于 2009 年登上总统宝座，标志了美国外交政策转向“重返亚洲”的轨道。

华为的崛起

几年前，华为通过赞助罗杰斯通信公司 (Rogers Communications) 播出热门节目“加拿大曲棍球之夜” (Hockey Night in Canada)，在加拿大日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华为智能手机与苹果和三星设备竞争激烈。加拿大主要电信公司贝尔和 Telus 一直在与华为合作发展高速网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不久前毕业于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的温云 (音译) 博士最近撰写了一篇题为《华为模式：中国科技巨头的崛起》的文章，全面介绍这家跨国公司的崛起。 [1] 二十世纪 70 年代后期，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后不久，任正非从深圳新经济区起步，创立了民营企业华为，小心翼翼地顺应着中国产业政策的潮流，成为包括硬件和软件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 (ICT) 的主要生产商。

温云总结道，华为的成功是因为它具有独立应对国家层面的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与所有电信公司一样，华为也受到国家安全的约束——温云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只是间接地。[2] 1980 年代，华为在全球南方国家成功设立全球业务机构[3]。2005 年，华为的海外销售量首次超过国内销售。然而，随着华为将业务拓展至全球北方，华为的增长受到来自华盛顿的逆风猛烈冲击。

重返亚洲

华为的发展轨迹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到 2010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区域合作方面，通过加入东盟中日韩（10+3）、东盟地区论坛（ARF）和自由贸易谈判，中国在多个方面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建立了更牢固的关系。[4] 这促使奥巴马政府的鹰派在亚太地区奉行更加投入的政策，以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此，当日本海岸警卫队于 2010 年在东海尖阁列岛/钓鱼岛附近扣押一艘中国渔船时，美国国务院声称，尽管早些时候承诺在领土争端中保持美国中立，但美日军事联盟仍适用于这些水域。奥巴马随后在 2011 年访问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宣布了“重返亚洲”。“重返”的行动包括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一项不包括中国的自由贸易提案），在讨论安全问题时将东亚峰会置于东盟地区论坛之上，以及“重新平衡”美国从中东到亚洲的部队部署，其中包括在达尔文部署 2500 名海军陆战队员。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都发生在 2012 年习近平担任共产党领导人之前。

大约在同一时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和查尔斯·阿尔伯特·“荷兰人”·鲁珀斯伯格（Charles Albert “Dutch” Ruppertsberger）发布了一份长达 60 页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系统，不应包括华为或中兴通讯（一家专门从事电信的中国部分国有科技公司）设备，包括零部件。同样，政府承包商——特别是那些为敏感的美国项目签订合同的承包商——应该将中兴通讯或华为的设备排除在外，不予使用。”[5] 华为曾为此主动提出要求进行调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与此相反，这份长达 60 页的报告谴责这家中国公司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得出结论，他们“向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设备可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6] 然而，在这种咆哮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更黑暗的故事。

就在此事之前，即将成为举报人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来到日本履职。他的自传《永久记录》（Permanent Record）记录了他在美国安全机构的工作历程，以及他从 2009 年到 2011 年在东京附近的横田空军基地所从事的工作：评估中国“以电子方式跟

踪美国官员和资产在该地区行动”的能力。就在那一刻，他开始怀疑有一些极不对劲的事情：

如果不自己做一些同样的事情，美国根本无法获得这么多关于中国人在做什么的信息。当我翻阅所有这些中国材料时，我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仿佛我正在看着一面镜子，镜中折射出的是美国。中国对本国公民公开做的事情，美国有可能——很有可能——也在秘密地对全世界做。[7]

在那一刻，斯诺登压制了他的怀疑，努力说服自己，中国是一个压迫性的政权，而美国是开放的，只不过是“防御性和有针对性的监视”。作为美国情报网络内部的系统管理员，斯诺登拥有最高的安全许可。在他的重大怀疑产生的最初两年内，他接触到了大规模监控程序 STELLARWIND，证实了他早先的怀疑：国家安全局非法参与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全球监视计划。[8] 美国网络犯罪不仅针对中国，还侵犯了世界各地互联网用户的隐私，据报道甚至入侵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电话。斯诺登的发现标志着“所谓的西方世界从自由互联网的创造者和捍卫者转变为反对者和潜在的毁灭者”。[9]

记者和分析人士对斯诺登提供的大量情报进行了梳理，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渗透到中国电信和互联网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部的服务器，获取敏感信息并监控华为高管之间的通信。换句话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将近十年之前就入侵了华为——而这正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诬告华为犯下的罪行。

我们知道，“高科技电信巨头和主要硬件制造商必须配合五眼联盟的代理”才能有效运营。五眼联盟指的是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一个情报联盟。[10] 对华为的恐惧不是基于对华为可能做什么的担忧，而是基于它可能反对被迫进入五眼系统这一事实，五眼联盟系统中有许多都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美国咄咄逼人的政策，包括其网络犯罪、“重返亚洲”，以及故意加剧东亚领土争端，这些都为理解中国的各种反应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不需要对这些反应持纵容或视而不见的态度。在成功追随华盛顿的全球化进程多年之后，中国政府本以为会受到赞扬，但却遭到了敌意和“遏制”中国的新对策。为了确保公众对这些政策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殖民国家联盟指示五眼情报网络将重点放在中国。

John Price 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uthor of Orienting Canada, and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newly formed Canada-China Focus, a project of th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and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约翰·普赖斯 (John Price) 是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 · 《加拿大定位》 (Orienting Canada) 一书的作者 · 也是新成立的《加拿大-中国焦点》 (Canada-China Focus) 顾问委员会成员 · 该中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全球研究中心 (维多利亚大学) 的一个项目。

[1] Wen, *The Huawei Model: The Rise of China's Technology Gian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20).

[2] Wen, *The Huawei Model*, 191; Karen J. Greenberg, *Rogue Justice: The Making of the Security State*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6). 有关 Verizon 服从美国间谍系统的更多信息 · 请参阅本文引用的格林伯格的 (Greenberg's) 的书。

[3] Huawei's experiences are summarized in *The Huawei Model*, Chapter 2 on the Global South and Chapter 3, for the Global North. 《华为模式》第 2 章关于全球南方和第 3 章关于全球北方有华为经验的总结。

[4] Kenneth G. L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Brookings, December 2011); Janine Davidson, "The U.S. 'Pivot to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1 (June 2014): 77-82. Janine Davidson is the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lans.

[5] Mike Rogers and C.A. Dutch Ruppertsberger,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Huawei and ZTE," (Washington: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12): 45.

[6] Rogers and Ruppertsberger, "Investigative Report," vi.

[7] Edward Snowden, *Permanent Recor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9), 171.

[8] Snowden, *Permanent Record*, 175-177.

[9] Snowden, *Permanent Record*, 267.

[10] Anthony R. Wells, *Between Five Eyes: 50 Years of Intelligence Sharing* (Oxford: Casemate, 2020), 111.